

戚天法 著

海虹

- ◎ 一座有形的跨海大桥
- ◎ 一座无形的精神丰碑
- ◎ 它不仅是一段关于大桥的壮美诗史
- ◎ 更是一部大桥建设者美丽的爱情传说……





上海文艺出版(集团)有限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海虹/戚天法著. —上海: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,2012.5

ISBN 978-7-5452-1090-3

I. ①海… II. ①戚… III. ①纪实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062566号

出品人 何承伟

责任编辑 夏一鸣

特约审读 王瑞祥

整体设计 周艳梅

图文制作 费红莲

督 印 张 凯

书 名 海虹

著 者 戚天法

出 版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·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发 行 上海文艺出版(集团)有限公司

电话: 021-60878676

021-60878682

传真: 021-60878662

地址: 上海打浦路443号荣科大厦1501室

电子邮箱: wyfx2088@163.com

邮编: 200032

印 刷 上海文艺大一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2年5月第1版 2012年5月第1次印刷

规 格 700×1000 1/16 印张 37

书 号 ISBN 978-7-5452-1090-3/I·370

定 价 48.0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

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出品(00426) www.storychina.cn

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所有图书可办理邮购,免收邮费(挂号除外)

汇款地址 上海市南绍兴路74号(200020)

收 款 人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联系电话 021-54667910

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,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: 021-68915165

海虹

戚天法 著

上海文艺出版集团



目录

[第1章]	月笼王盘岛	5
[第2章]	给春天让道	23
[第3章]	点燃岁月	40
[第4章]	来造桥的天使	62
[第5章]	晒月亮	82
[第6章]	美酒兮美酒	102
[第7章]	浓情使然	124
[第8章]	紧拥生命之根	144
[第9章]	大爱牵大美	165
[第10章]	给神话做铺垫	184
[第11章]	诗路花雨	204
[第12章]	鸳鸯楼的哭声	223
[第13章]	深藏不露的法宝	243
[第14章]	将心比心	266
[第15章]	情有千千结	287
[第16章]	唯有彩虹	303

[第 17 章]	胎记	323
[第 18 章]	想说爱你不容易	340
[第 19 章]	今夜月无眠	359
[第 20 章]	新愁奈何天	377
[第 21 章]	湿地之恋	395
[第 22 章]	世事难料	414
[第 23 章]	铁人也流泪	432
[第 24 章]	悠悠情怀	449
[第 25 章]	绕开上帝	468
[第 26 章]	4分零3秒	486
[第 27 章]	门，虚掩着	503
[第 28 章]	大海验证脊梁	524
[第 29 章]	给海龙王发短信	547
[第 30 章]	无悔的选择	564
	后 记	583

[第 / 章]

月笼王盘岛

一场潇潇春雨过后，橙黄色的斜阳在静谧、蔚然的海空里，画了一道瑰丽的彩虹，从杭州湾南岸宁波的这一端，跨越到北岸嘉兴的那一端，仿佛像一张拉满了弦的轩辕帝巨弓，悬挂于湛蓝湛蓝的苍穹；又恰似一座美轮美奂的月洞拱桥，将海螺形海湾绵亘不绝的巍巍塘堤，掩映得宛若万里长城一般的壮美与妖娆。

这是2003年的一个春日，在杭州湾海塘上泛着白屑屑卤花的盐碱地里，咸青草又披上一片嫩绿。塘脚下的滩涂上，潮水尚未完全退尽，那些可爱的弹涂鱼、黄蛤、沙蟹、蛏子、泥螺等大海的小精灵，已经迫不及待地在淤泥和水凼里追逐、蠕动、嬉戏了。这块被喻为“江南北大荒，浙东闭塞地，海风蚀人老，莫做盐民妻”的交通盲肠、神经末梢的僻壤上，当今世界最长的跨海大桥——杭州湾大桥就要凌空飞架了。两年来，通路、通水、通电、通讯、通码头等“五通一平”工程，让这里昼夜红旗猎猎，车辆如织，机声轰鸣，电弧闪烁，人声喧杂，尘土飞扬；建筑施工人员多如蚁族，各色头盔、着装、标志缤纷登场。那些赶来竞争项目的公司和好奇的探视者，终日里成群结队，络绎不绝。跨海大桥如同青藏铁路、长江三峡大坝工程一样，令遐迩百姓心潮澎湃，翘首期盼。此一时，宁波城里人会惬意地说：“打瞌睡，撞着了金元宝。”乡下人会欣喜地说：“福星照头顶，饭锅里厢鳗钻进。”大桥

边的村民,说得更玄乎了:“运道好了推勿开,烤熟毛蟹爬进来。”

南岸村党支部书记赵海桥的女儿名叫玉秀,秀外慧中,热情奔放,且观念新潮,特立独行,从不按常规出牌,像盐碱地里长出的一朵奇葩,光鲜抢眼。她从林校一毕业,就瞄准了跨海大桥必定会给她的人生坐标带来幸运,硬是不叫父亲为她的工作去跑腿求人,以自己所学的园林花卉知识,锁定了大桥周边、杭州湾新区那片广袤的绿化带,以及海边白茫茫的生态湿地。在请教过海滨生态农庄的老总后,她立马注册了一家“大桥生态绿化有限公司”,从董事长、总经理、会计、出纳到业务员,独自一竹竿插到底。小姐妹们都揶揄她另类:“像只杭州湾里的海江猪,胃口也忒大了!”她却不屑地说:“你们晓得‘蟹盖头’!‘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’。如若在国外,我还想竞选总统呢!”

今天,玉秀开着一辆新买的钱江牌货客两用车离开家门,本想多跑几家花木场与苗木栽培户,但是突如其来的一场春雨,竟然将她的姣美面容,颇具艺术感的混搭服饰和酷酷的、瞧得见“心肝肺”的那块劳伦克斯大手表及碎花格子的小背包,淋得湿漉漉的,不得不返回搭满了大桥建筑工人床铺的家中。当她在二楼换洗、晾晒衣裳的时候,又望见了北边那座红瓦黄墙、燕青栏杆、洋中带土的别墅式楼房,顿时一股戳心刺肺的怨气又升腾心头。玉秀连梦中也常常挣扎呼喊:“放开我!放开我!阿爹、阿妈,我不能同他在一个盐缸里酱着,他不是我理想中的男人。眼下他家还充当着大桥工程通道的‘钉子户’呢!”有时她也常向小姐妹求解:“为啥只凭两家当年的一句‘娃娃亲’戏言,非要我和不爱的人过上一辈子?‘吃过茶、过了书’能算得了什么事?人家头天拜堂入洞房,第二天就有离散的呢!我可不是渔篙头上卡死的铁箍圈,为啥对方要像海蚂蟥一样叮牢我不放呢?”

阳台上,玉秀因情所困,心里翻江倒海,默默地梳理着退婚的种种理由……

雨过天晴,夕阳渐渐向地平线沉去,蓝天上的彩虹早已显形。

海边码头一带,在紧张搭建临时工厂与生活区的工地上,先后有十几辆交通车从碎石塘渣的道路上摇摇摆摆地向村里驶来。它们驶进小学操场,开到了跨海大桥工程临时指挥部大院的一侧,在那幢海蓝色彩钢楼前停住了。

玉秀观望着车队，她知道这些车辆，全是到食堂来为员工们送晚餐的。

忽然，一个壮实、精干的熟悉身影，从一辆交通车上跳下，径直朝自家的院子跑来。

他，灰头土脸，连眉毛也是白的，蓝色的工装上全是泥浆，兴许刚从作业现场下来，头上还戴着橘红色的塑料安全帽。绛紫肤色是所有建筑工人的基色调，那是太阳赐给野外劳动者特有的印记和荣耀，不过此人淳朴的脸庞更为紫黑罢了。玉秀早已在无意中发现，不论春夏秋冬，他总是板寸平头，脖子上搭着一条白毛巾，脚上是草绿色的水陆两用高筒靴。

此时，对方也许没有觉察到楼上阳台里，房东女儿正在偷偷瞅他呢！

“阿伯！老书记还没回来吗？”他在院子里叫了一声。

十里不同风，百里不同俗，当地人尊呼与自己父母同辈的男女均为“阿伯”，这在外人听来似乎有点男女不分之嫌。现在他一个海湾北岸的异乡人也跟着南岸人如此称呼房东大妈，或许想尽量做到入乡随俗吧！

玉秀的母亲五十岁出头，是位热情和蔼的善心大妈。她听到院子里有人叫她，提着一溜活撞活颠的鲮鱼从屋里出来，说：

“哎呀！小乔师傅，你歇工了？老头子还在村里攻‘碉堡’呢！没日没夜的搞征地拆迁，像一张缠死的渔网，解都解不开。”

“征地拆迁，是天下头等难事，难为老书记了。”

他一边同情地附和着，一边脱去衣裤，光膊裤衩，奔到水龙头下冲洗。浑身的肌腱犹如小海豚一般地鼓凸着。

玉秀娘在井台上边剖鱼边提醒道：“小乔师傅，当心着凉呀！”

“没事的，春天来了。”小乔两手全是肥皂泡沫，一边搓着紫黑色脸膛，一边焦急地问，“阿伯，不知老书记啥时候才能回家？”

玉秀娘：“机船你开走吧！柴油早给加满了。”

小乔感激说：“太好了。谢谢阿伯、老书记。”

“老头子说，今夜海上虽然不会起大风浪，但春气多变，行船得小心呀！”她说着递给小乔一把引擎钥匙。

“哎，‘早西午北夜东风，晒煞海涂老虾公’，刚出过虹，天气好着呐！”小乔说着收好钥匙，飞快地搓抹身子。

玉秀从阳台上的晾衣架后默默地俯视着……

“这人，在自己家里住上快一年了，脸膛上的明眸倒还透着灵气，难怪阿爹、阿妈都喜欢他。”她这般想着看着，头一次如此从容而细致地观察异性。

玉秀娘又从屋里拿来了一叠用报纸裹着的东西，问：“哎！小乔师傅，这个你还没有‘请’吧？”

小乔猛地拍了下后脑勺，领悟地说：“啊呀！阿伯，你替我想得太周到了。”

玉秀娘嗔笑道：“谁为你一个人想呀！今夜你注意点，看看海塘上的动静，心里就明白了！”

小乔又神秘兮兮地轻声说：“阿伯，我求你了，今晚我这事，你得替我绝对保密，千万别捅出去呀！”

玉秀娘点头：“好！我不说，连我阿囡也不告诉！你们当党员的，就是怕影响。”

玉秀蓦地惊奇起来，心里揣测：“怪哉！阿妈与这小乔师傅的对话怎么像海里的鲨鱼一样，让人摸不着头见不着脑呢？这里面究竟藏着什么私密？海塘上今晚又怎么啦……我家的机帆船开到大海上去干什么，不会是谋财害命吧？”

玉秀疑云骤生，难以猜悟……

其实，她对这位在自己家里住了近一年的小乔师傅，从父母与村民嘴里早就有所了解。此人，名叫乔梦桥，是大海北岸人，而祖上恰恰也是南岸本地人，算得上半个老乡。至于他为什么要取“乔梦桥”这个说怪也不怪，称奇也不奇的名字，谁也搞不清楚，但总归有老一辈子人自己的寄托吧！

玉秀清楚地记得，这个乔梦桥是去年春上海里出现龙卷风的那天跟建筑队一起进

村的,当时桥南工地还是杂草丛生、弹涂鱼与红螯蟹乱爬乱奔的荒草滩,工人生活区尚未搭建,由大桥工程指挥部统一安置住进自己家里,八个建筑工人满满挤了楼下一大间,自己冷清的三口之家一下子热闹起来。但这位小乔师傅与另外七个工人兄弟总是不同,他总把床铺被子叠得有棱有角,衣物洗得干干净净,鞋子摆得整整齐齐;室内和院子总见他在打扫,有空还用土板胡自拉自唱“绍兴高调”,馋得痴迷绍剧的当地村民也来哼上两句《龙虎斗》。阿妈开心地问他为啥这样“成器”,他总是笑着说:“向解放军同志看齐呗。”他烟酒不沾,生活无不良嗜好。老爹问他为什么要这样节俭,他也笑笑说:“积点钱好讨老婆呗!”村子里,张家电视机没图像了,李家的运输车发动不起了,王家的抽水马桶漏水了,还有日光灯跳不起来的,都来找他。他总说:“没问题,去看看。”他虽是工人,却早拿到了建筑职校的中专“派司”。大桥施工队没有休息的日子,但总见他趁着不上夜班的清晨,在海边湿地传来海鸟咕嘎咕嘎叫唤声的时候,就坐在村后塘河边练他的“英语三百句”了。工程师与技术员们戏问他是否想晋级高级技师了,他会笑着说,自己是麻袋片上绣花、沙砾上盖楼——底子差,学点ABC,赛喝洋参汤,方便向洋专家请教。据同室的工友透露,乔属于桥梁工程中最吃香的技能型工人,机械、焊接、切割、制模、油漆、电器、运架等实际操作,他都是无师自通,有一套独门绝活,被施工队誉为“万能百搭胶”和“救火队长”,成了造桥工地上的香饽饽。外籍专家常对他竖起大拇指,工会组织各项技能操作竞赛,他总能拿到“全能”的桂冠,被工友们称为“获奖专业户”。

正因为如此,原来还在甬镇大桥工地造桥的他,被总工程师圈定为桥梁建筑业中的一匹“黑马”,带着他前来组建杭州湾跨海大桥工程的施工兵团。乔梦桥由此便成了专门培训外协劳务工的“大桥(乔)师傅”,大伙戏称他为“八十万禁军教头”,领导给他的封号是“乔教头”。芸芸众生,各存憾情,“男大当婚,女大当嫁”这一习俗,历来被奉为人类繁衍的宪制。可这个乔梦桥,年已三十有五,却还是单身。同室的工友,有的趁黄金长假返家探亲,与家人团聚;有的趁暑寒假接老婆、孩子来工地小住一阵;还有那些不惜电话费、打爆手机的小徒弟,相邀女友到生态农庄的景区别墅包房幽会。唯独这个“大桥师傅”,形影

相吊，茕茕孑立，既没见他回北岸去看看双目失明的老娘，也无亲友过海来关心他的婚事，而他却按月雷打不动跑到镇上去汇款，终年忙乎在工地里，一身油污、遍体汗渍。

是什么原因造成他“黄鱼吊臭，猫儿叫瘦”呢？谁也说不清道不明。村里几位欲占先机的“挑头鱼”女孩，虽听说过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农村姑娘嫁给工人老大哥，那是老鼠跳进白米缸——前世修来的福气，但时下人的想法变了，多数女孩子仅对票子、房子、车子感兴趣，至于“年龄相仿”也不太在意了，因为倩女嫁老夫并非个例。对“学历相当”也不讲究了，一则由于社会上不少文凭是花钱买的，连韩国的干细胞克隆教授也玩起了弄虚作假。二则眼前的现状是不少本科生、硕士生在给初、高中文化的老板们打工。尽管现状如此，但当建桥单位的工会领导为稳定队伍串村登门给员工牵红线、搭鹊桥的时候，那些大婶大嫂们连忙挡驾，说：“造桥工人日晒雨淋，终年辛苦不说，最挠心的还是居无定所，四海漂泊。我们可不能让阿囡跟着灰头土脸的建桥人过候鸟一样的日子，困叽嘎叽嘎会响的竹榻眠床……”

小乔师傅住在玉秀楼下，玉秀进进出出，每天你造你的跨海大桥，我搞我的生态绿化，从没有直接交往过。眼下玉秀对自己的“问题婚姻”，一心只求火速解脱，还顾不上考虑择偶，不过今天倒被强烈的好奇心驱使了，决定从母亲与小乔师傅这番雾中花、水中月的对话中探出个子丑寅卯来。

她悄然走下楼梯，从后门溜进园子，捷步来到园外的汽车旁，轻轻地开了车门，钻进驾驶室，飞也似的向海边驶去……

进场大道的征地拆迁任务，屡遭“钉子户”的阻挠，致使宽阔的大道还没全线贯通。玉秀的客货两用车在热火朝天的大桥工地上绕道，蛇一般地行驶，好不容易接近码头的塘南停车场。

她从车窗看看周围，发觉雨后近晚，海边行人寥寥，跳下车，锁了车门，登上海塘。蓦地，浩瀚、潺湲的杭州湾大海豁然呈现在她的眼前。

大海正在涨潮，那些靠海的、捞潮头渣的海里人全回家去了。塘堤内外显得空旷无

垠，只有待潮水退去，露出滩涂的时候，人们才会重新回到海涂上张筲网、布拉钩、拾蛤蜊、掏海瓜子。民族英雄戚继光当年为追击倭寇所创制的泥马船，也会在泥涂上飞快滑动。那两艘从本地至上海九龙港的快捷客轮——气垫船，现在已成了大桥建设中的交通主角，此时也不知驶往哪里去了。码头前唯有混浊的海浪一层叠一层地涌动着，嘬吻着百里塘堤。玉秀家的那艘在围海、造田、筑坝中立下汗马功劳的机帆船，俨然像一匹历经沧桑的伏枥老骥，泊在塘堤石礅下随着涌浪上下起伏着、颠簸着……

玉秀敏捷地翻过那道高高的石砌防护墙，回望着自己的来路，果然看见乔梦桥开着她阿爹的那辆金轮牌电瓶车朝海边急驶而来。

玉秀顽皮地抿起嘴，躬下小蛮腰一阵暗笑。因为这个男子汉的一切隐秘行动，已经完全在她的窥视之中了，心中即刻荡漾起一阵狂野的、捉弄的、从未有过的愉悦感。

她见对方快速而来，赶紧踩着条石铺成的塘堤大斜坡，使出自幼弄潮驾舟的功夫，登上了机帆船，躲进船舱潜伏起来……

乔梦桥来到塘堤下，环顾了一下四周，尔后将电瓶车推入海塘葳蕤的苕草丛里，并加了一把链子锁，按按胸口藏着的那包房东大妈给的东西，提着一个狭长的土布袋，踩着大斜坡条石走向潮水涌动的塘脚。他熟练地解开拴在缆石上的绳索，跳上机帆船，掏出钥匙，发动了柴油机。

马达发出排炮般的叭叭声响。

机帆船缓缓驶离海岸，朝波舒浪缓的大海驶去……

这时候，夕阳在百里塘堤抹上最后一道余晖，黄昏的烟霭很快笼罩了黑绸似的海面。众多的飞禽在海边湿地上翱翔翻飞，寻找属于自己的巢穴。水陆两栖的蜥蜴蟹好似从木讷中猛醒，突然举起大螯快捷地爬向咸草丛里的泥洞。少时，当海湾两岸笼罩在一片混沌的黛色之中时，大自然这个神奇的魔法师，又将那玉盘般的一轮金色月亮，从东方的渺渺水底渐渐托出波澜涟漪的海面。

杭州湾海面，风平浪静，水光潋潋，明月洒着点点碎银。机帆船犁开黄汤似的细浪，箭

一般地朝着月亮升起的东北方飞蹿起来……

玉秀从船舱里偷偷地探出头来,发现乔梦桥掌着舵,一动不动地挺立在船艏甲板上。

在朦胧的月光下,他稳如磐石,犹如一尊世界艺术大师米开朗基罗作品里的大卫雕像。

暮色里,一个黑乎乎的小岛屿在迎面扑来,愈来愈近,愈近愈大……

当王盘山小岛模模糊糊地出现在玉秀的整个视野时,她吃惊地想到乔梦桥的终极意图——上孤岛!

“上王盘岛做啥?秘密联络?提取违禁物品?还是狩猎……”

她揣摩着他的种种可能。

玉秀在孩提时就听阿爹说过,解放前,爷爷参加过浙东游击纵队三五支队的革命斗争,当年奉毛主席、党中央命令北撤,船只就停泊过人迹罕至的王盘山孤岛。解放后,阿爹捕鱼、运石、躲避台风也常在这座荒岛上落脚。爹说过,王盘山岛其实不是孤岛,而是由上盘山、下盘山、劈开山、堆草屿和无草屿五个小岛组成的一个小群岛,距杭州湾南、北海岸线各有十海里左右。五岛中下盘山为最大,但面积也仅为两个足球场大,海拔二十几米。岛上地势平缓,周边陡壁悬崖。因为很像一个巨大的盘子,两岸渔民也称其为东海龙王承接海天仙露的玉盘。由于王盘山五岛是至舟山渔场的必经要道,既可当天然的导航标志,也可做临时避风港,加上杭州湾东南和东北的潮流必经王盘山北麓,而退潮又经王盘山岛南侧,水势极为复杂,海难事故频频发生,缘此当地渔民又将王盘山小群岛称作吃人不吐骨头的“五虎山”。玉秀爷爷给她阿爹取名“海桥”,希望儿子能以王盘山五个小岛作为海上的一个个天然桥墩,架起一座祖祖辈辈期盼的海上长桥……

机帆船准确地靠上了王盘岛东侧的一块较为平坦的大礁石,仰首眺望,夜幕下全是光秃秃的峭壁。峭壁上不长草,不长树,留着海风与咸潮剥蚀的一道道水锈痕迹,在月夜里仍然依稀可辨。严酷恶劣的自然环境,时间老人在陡壁的岩体上,用海洋潮汐淘出一个穹顶的天然石窟,被渔民视为龙王爷赐予他们躲风避雨的最佳洞府。石窟的侧面,是一道

自然形成的断层石径。石径直达崖头顶峰，顶峰上有一所无人看守的自动气象观察通信站，科技人员简称它为“观通站”，每时每刻记录着杭州湾海面的气温、风向、风力、雨量、雾霾、干湿度等气象数据，自动传输给大陆气象部门。

玉秀从机帆船的小窗洞里往外“监视”着乔梦桥，令她惊讶的是，乔梦桥不但能在大海造桥，而且对机船夜航也有着精确的定向感知。他谙熟的驾驶技巧，老到的锚泊技术，简直比渔老大的阿爹还胜出一筹。玉秀忽然浮想联翩，像他这般具有多功能素质的人，假如不当造桥铺路的建筑工人，而是去炒股票，去开发房地产，或致力某项研究发明，“钱途”不可限量。自己注册的生态绿化公司，不正寻求着像他这样的“绩优股”、“潜力股”吗？可今晚，他瞒天瞒海瞒众人，偷偷来登孤岛，究竟要搞什么名堂呢……

春天的夜晚，星光拱着明月，海风剥蚀的孤岛显得额外美丽和平静。夜鸟啼叫着，悠悠飞过蓝宝石般的夜空。海面上渔火点点，不时有舟舸过往。

乔梦桥拴住机帆船，目不旁骛，顺着歪斜的石径拾级向崖头捷步登去。在他的意识里，这里如同传说中的蓬莱、方丈、瀛洲三座海中仙岛一般，是绝无人迹的。

玉秀生怕发出响声，悄悄脱下高跟皮鞋，拽过船上的两块抹布，裹住一对雪白的脚丫，然后跳上岛去，猫着腰，像探雷似的蹑手蹑脚尾随而上……

当她快要到达悬崖顶端时，只见岛上燃起了鲜红的火苗。

她怔了一下，停下脚步，屏心吸气佝偻在石级上，愣愣地朝崖头望着。

崖头上，危岩峥嵘，月光如水，一对跳动的烛光在闪亮，乔梦桥绛紫色的脸庞像涂了一层黄油。

她愣神注视着他的诡异举动——

乔梦桥单膝跪下，从口袋内摸出一瓶半斤装啤酒，咬开盖子，将酒洒落在山岩上。尔后又点燃了三炷香，默默地呆望着月华下黑绸似的恬静海面……

烛火变得幽暗如豆。

玉秀明眸炯然地注视着，寒嗖嗖地倒吸了一口气：“喔，原来是……哼！还迷信着呢！”

此时,她恍然感觉到自己跟踪太没意思了,好奇心想知道的事,竟是最不需要知道的。

她想了想,打算退回到船上去等候,决不让他觉察。

就在玉秀抽身的这一刻,一阵嚤嚤的抽泣声随着海风飘过来。

“……弟弟,你不会责怪大哥薄情寡义吧?今天,是你海上出事一周年,大哥白天没时间,晚上来看你……”

玉秀一怔,猛想起阿妈似乎给她说过,他那读过大学的弟弟曾经在一家桥梁建筑公司工作,公司老板想探测海底地质结构,好承揽大桥标段性的打桩业务,谁知道踏上了不归路……

“弟弟呀!你海上失踪至今我还瞒着阿妈。你走后,大哥我总是不敢回家,心里害怕阿妈问你哪天毕业回来……大哥我是有责任的……”乔梦桥呜呜咽咽哭诉着。

女人最富同情心,玉秀感到事有蹊跷,眼睛酸酸的。

乔梦桥抽泣道:“那一天你们钻探船到这王盘岛海域钻探,我多么想过来看看你,也看看久违的王盘山孤岛。因为这一带是我跟着阿爸柯鱼网虾的海域,可是我没有分身术,想不到你们会遇上‘海颶’……”

提起“海颶”,玉秀不由得浑身震颤,也想起阿爹顿足哀叹的那起海难事故。

“弟弟哪!当时‘海颶’刹那间骤起,快得像雷电,船工满以为抛下了全部铁锚,可以稳住要被巨浪掀翻的探测船。其实这样做是伤口撒盐,使探测船没法浮到波峰上去,酿成了灭顶之灾。假如我在船上,定会阻止船工,会告诉他们应该收起6个铁锚中的5个。只有这样,才能让船不沉没。我的弟弟呀!过后我的肠子都悔青了……”

乔梦桥低头抹泪,一阵沉默。

玉秀不由得又想起阿爹的话:“那是船长和船工们没见过杭州湾大海的火爆脾气。”海上起颶风,自己从村民的谈论中早就知道了。“颶”,俗称“怪风”,当地民众也称“乌风猛颶”,比龙卷风还凶猛。自己在字典里查到过“颶”字的解释,学术上称它“颶线”,气象科学定义为“一种风向突然改变、风速急剧增大的气旋现象”。阿爹说过,当潮大、风猛、浪